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微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則季真之莫為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為而无不為天地則無為而為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真之莫為也莫之為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感其見於此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微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无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

幾於道故也水之為物方圓曲直雖趨變无常及其靜也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為正己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以正衆正惟止能止衆止正此意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為而无不為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為无不為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効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湛疏

志二

微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无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无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自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无德之可名揚

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揚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復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若夫道則不然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缺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孰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于下經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一者何也德幾

是已莊子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德兼於道則默與道會矣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為其過也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過爾孰為悔其當也非有心於當也理之不得不當爾故不自得焉真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於答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為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且自管為

私背私為公道者為之公擅有於道是自私也夫惟无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无德非下德而何上德无為而无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
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力无往不存不行而至也若是則出為不為而為出於无為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

上德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无以為屈折禮樂呼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

明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之則至不行則不至自明而誠也自誠而明聖人之事自明而誠賢人之事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鑿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以徹而通於大同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為是之謂无以為此上德也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屈折禮樂聲響為仁踈跂為義而吁侖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櫻天下之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為此下德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无以為

疏義曰莊子曰大仁不仁所謂不仁非無仁也能仁而無以仁為也故有所謂安仁有所謂利仁安仁則由之而無以為利仁則以仁為利而行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安仁而非行仁之謂也故仁覆天下而

无不被此之謂上仁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无為乎

疏義曰義主辨則列敵者義也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荀子曰以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惟其立我故字說曰義者我也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為矣非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者歟免賢之詩於公尸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祿來為則以來為者為其有義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

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疏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豆禮之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升降上下周旋揚袞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為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蓋以為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无不容厚於仁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无不容厚於仁

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迹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為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為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無為上義有以為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微宗註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手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義曰道常無為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欽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无外矣故不可致然德无不容為仁故失德而後仁德則无為仁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為

然為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仁在所厚義則必欲設於適焉故義可虧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自失道以至於禮每降愈下去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則以有為則偽无為則真故其不同如此然則无為者萬物之本也德之所以為上者有在是爾且消息不停王廢更代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陽用事則陰且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為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在所後自然之勢不可易者也然則父子之禮親薄而實厚宜矣莊子所謂踉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鴛凡則以姬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

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哉夫禮之所以相偽如此不得不去彼取此而滅之也記以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亦責其有本爾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微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敵精神而妄億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為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為鑿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敵精神於蹇淺而妄億度以為前識者乎謂為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詎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鑿智源而奮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偽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

茲識也。祇所以為愚之始。歟。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微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无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疏義曰：以禮相偽以智為鑿。皆遠於道而在彼者也。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尚厚而不薄。實而无華。惟見善明用心剛智足以自知。性修反德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者。為能去彼有為之偽。取此无為之真也。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

之至。若所謂敦仁言於仁為至厚。若所謂敦化言於化為至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人生而厚。天之性也。誠能復其性之至厚。則動必迪吉。孰有悔吝之虞哉。此復之本。於此以言敦復无悔也。非智足以自知不能與此。故其象言中以自考而孔子以謂復以自知也。大丈夫所以備道全德蓋本於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微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无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无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无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墮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无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

眾。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佗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疏義曰：道冥於无則藏於有一之未形。道降於有則判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莫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會於一。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為初。而五行必一。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萬六通。四關其運无乎不在也。莊子謂通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其一而回焉。推而行之。其用為无窮耶。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於偽。則真精俄喪。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矣。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

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難知其一之為艱能知一則无一之不知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无一之能知所謂多則惑是也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是以乾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一以清然乎坤道若繫墮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易於坤言至靜而德方非地得一以寧然乎難測難識至幽而無形者神也神雖至幽而禍福緣類為甚顯以得一則不昧也不將不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虛而洪纖響答為无差以得一則

无窮也天地襲精而為陰陽陰陽專精而為四時四時散精而為萬物萬物以精化形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生惟虛可以應實惟靜可以攝動惟一可以行萬侯王以獨制衆者體此而已故得一以為天下正十一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辨為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為三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以寧所以為天下正者豈離於一哉是一也根於固有合於自然至靜之中其精甚真由一以致之而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一豈其然乎

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蹙

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无以覆發則无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无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

立于萬物之上无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十二以自無能无蹙乎

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純粹所以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靜翕所以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靜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歇則无所示非所謂靈矣谷受而不藏應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矣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為物言其聚也聚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為變言其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衆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茲不易

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為本以貴之所恃以
為固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
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為基以高
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太平之基
必取於臺萊之早小者是也蓋治玉所資

者石丘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
況於人事乎世之人遂於末流而不知去
道愈遠故所親者末聖人則探其本能體
道之虛而无充滿之累也勝於陳迹而不
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

能灼見厥理而无夸耀之迹也是宜常得
一雖歷萬變而无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
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
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而已此基本所以
固於无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

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
而降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
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

徽宗註曰孤寡不殺名之賤者也而侯王
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
辱其以此乎

疏義曰侯王以獨制眾則其總攝亦云魯
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

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殺名之賤者以為
稱蓋其謙冲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

本者能若是乎荀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

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

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无譽

徽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
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乎

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无實之毀
隨至所以无譽

疏義曰不以人之早而自高然後人樂推
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榮之自

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
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

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
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

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本末世之弊雖足
以貴名聲而致數譽是特違道以干之爾

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无實之毀隨至又
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

於實果何異濤澮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
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无譽不亦

宜乎
不欲珠玉如玉落落如石

徽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
乘時任物无所底滯萬變无常而吾心常

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
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

欲珠玉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
及此是謂上德

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
效為可以歸一定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

萬調而應之无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
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為真一者湛然而

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无不通方圓曲直應變无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可以為乎未始離於一信所謂真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充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徧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之聖為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所以知化亦无為无不為而已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微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无非我故

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无之相生若循環然故无動而生有有極而歸无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疏義曰動因靜立凡天下之動必復於靜強因弱成凡天下之強必積於弱則動靜相因強弱相濟理蓋如此物之生也甚然流形若驟若馳於其終也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已往趨乎動出之塗及其反本則復乎至靜之域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動无非我則反者所以立動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无也无之以為用故道之用乃在手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无所不

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為大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斂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今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无也无不廢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有故屈於西北而无有无相生若循環然則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極必歸於无也如彼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弱於道之靜若季真之莫為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微宗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疏義曰工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違士

則其才上達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其才上達則志於道可知所謂上士即善為士而能尚志者也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荀卿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沒而後止未嘗願息而中畫記所謂至誠不息者是也若顏子語之而不惰其勤而行之之謂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 徽宗註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

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 疏義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士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焉蓋於道見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用志分而不能致一也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其若存若亡之謂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 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无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 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下士无高遠之見而同乎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為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

○ 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以投衆人之所好道亦小矣故不笑不足以為道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蓋聲至於妙則知音者寡言至於妙則知言者寡道至妙猶大聲之與高言也故其為士者笑之經所謂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義與此同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 徽宗註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聖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 疏義曰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荀卿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夫日晝乎晝月晝乎夜日月麗中天而冒下土可謂明也道之炳而易見示而不秘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是為明道然而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智謀不用聖智源而畜出惛然若亡而存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 徽宗註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 疏義曰夷之為言易也易則不險夷之為言常也常則無變夫不險而无變則道一而已經所謂大道甚夷是已道雖一也然天下之群實由此以出天下之群動由此以立若不一而其實一也蓋絲合而純則為無類類則離而不一矣道之致用雖裂為多岐而其歸則同雖散為萬態而其致則一繫辭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進道若退

徽宗註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疏義曰為學所以窮理故日益為道所以
盡性故日損為學日益則以進為退也為
道日損則以退為進也仲尼之稱顏子曰
吾見其進也三十一未見其止也則顏子嘗進於
道矣然而始則忘仁義中則忘禮樂終至
於坐忘自迹觀之疑若退也然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則其為退乃所以為進也故楊
雄以謂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解僂而
莊子稱其坐忘也

上德若谷

徽宗註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
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疏義曰莊子曰德兼於道又曰德總乎道
之所一蓋道不在有亦不在无非有非无
惟虛而已德猶是也故如谷之虛而能應
應而不竭書所謂若德裕乃身是已如谷
之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莊子所謂德无不
容是已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其是之

謂歟

大白若辱

徽宗註曰滌除玄覽不觀一疵大白也處
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疏義曰經曰明白洞達莊子曰以此白心
則大白者道之入於无疵者也自非滌除
外慕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烏能不觀
一疵乎夫性能無疵則異俗而不同乎俗
時人而不群於人猶之水也處衆人所惡
故若辱莊子載老氏之道術有曰知其白
守其辱蓋且於此

廣德若不足

徽宗註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
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
大方之家

疏義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夫德至於无不容可謂廣矣然
自以為有餘則不廣也惟不自以為有餘
則廣廣乎其无不容矣不自以為有餘故
若不足焉君子感德容貌若愚此之謂也

顏氏之子德冠四科德則廣矣然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若不足而何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而河伯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曾不知東海之大所以見笑於
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徽宗註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聖人之應世無心而已惟无心故
於興事造業皆緣於不得已莊子所謂不
得已於事也然帝王无為而天下功雖踳
踳以興事不期於功之成而每成功焉則
其建德以有為疑若偷焉以其無心故也
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則苟且而近
乎薄以其無心故若偷

質真若渝

徽宗註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
疏義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渝之
為言變也真人之用心絕仁本而弗殖豐
智源而高出於見則无愛於聽則无淫於

氣則充實而无餘自得其得而不假人為雖辨於物而以真寔妄雖擢而寧所謂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即染而淨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故若淪

大方无隅

微宗註曰大方者无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无隅

疏義曰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陰陽不測神所以无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以有方之可指道雖有方可指然與物宛轉无介辨之迹偶而應之无刻制之行是為无方之方也蓋異乎德之有隅矣故方而不割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德有隅可知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則道無隅可知

大器晚成

微宗註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疏義曰有形則有名有分則有守此器也然有出器入覺造形而上立於不測不可為量數行於无有獨超乎象先者此不器之器也不器之器者道也道不可以頓進而語道非其序者安取道故晚成焉陽積成暑陰積成寒非一日也豈益生以為祥摠苗而助長乎

大音希聲

微宗註曰動于无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疏義曰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所謂聲聲即大音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故謂之希蓋希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也莊子所謂動於无方是也雖聽之不聞然而清濁高下叱吸叫譟感之斯應而五聲不得不鳴其為音也蓋亦大矣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淮南子曰无聲而有五音鳴焉其大音希聲之謂歟

大象无形

微宗註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无

形

疏義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所謂形形即大象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皆以揚眉而望之不見其形故謂之大象畫見乃謂之象既已有見矣而曰无形則不形之形也莊子所謂居於窈冥是也雖无形之可見然天下之有形者皆生於此其為象也亦大矣經曰无物之象淮南子曰无形而有形生焉其大象无形之謂歟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微宗註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无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動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其餘事猶是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窕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強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无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己愈有予而不費既以與人己愈多應而不匱為萬物之所係為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无棄人善救物而无棄物物來有感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為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无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貨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保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爾誠能真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為一止乎

無所化而亘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為士者舉皆然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此之謂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微疏

卷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

微宗註曰太初有无有无名一之所起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為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官然空然惟无而已則太初之先一无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无蓋无有矣既曰无有斯无名矣且天无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无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元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无名然則无名有无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无也而无不廢有是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象茲所兆自无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无則復於渾淪氣且未